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

义的枪声打响了。北京街面儿一片慌

乱。城里的银号、钱铺纷纷倒闭。粮价

飞涨，人心浮动，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到处传说皇上要

逃离北京，有说去奉天，有说去承德，各种传言满天飞。

眼看大清朝不行了，天下就要变了。



辛亥光焰

XIN HAI GUANG YAN

王之著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北京街面儿一片慌乱。城里的银号、钱铺纷纷倒闭。粮价飞涨，人心浮动，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到处传说皇上要逃离北京，有说去奉天，有说去承德，各种传言满天飞。眼看大清朝不行了，天下就要变了。



辛亥光焰

XIN HAI GUANG YAN

王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光焰/王之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36-7

I. ①辛…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186 号

责任编辑:付艳霞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8336-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辛丑年过去,就是壬寅年。牛年过去,又是虎年。年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北京,重返紫禁城,又在金銮殿“宝座”上来“坐天下”了。可是一切都不能照老样儿“按部就班”,得换新花样儿了。

还在一年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北京逃难到西安的时候,为了坐稳金銮殿的宝座,不得不下诏倡行“新政”:“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车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北京即实施“新政”:设“督办政务处”,整顿“政事”,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设“练兵处”,“重戍政”,练新军;“振兴商务,应行设立商部衙门”;“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废科举,办学堂,提倡出洋留学。

“新政”说是要裁并机构,整顿吏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仍由庆亲王奕劻管。何德儒每天上衙门来办公事儿,就是伺候太后和皇上,应付洋人。眼下同列强打交道的事儿也真不少。除忙公事儿外,何德儒还得为那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内侄曹辉操心。

辛丑岁末,曹辉从日本留学归来。寒冬曹辉带着新婚夫人吴书娟回到北京,引起一场风波。因为这桩婚事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男女留学生的“自由婚姻”。吴氏虽是“名门之后”,

得以“自费”留学，吴家却将此事视为“私奔”，不同这对新婚夫妇来往。原来想给娘家侄女儿做媒人的老姑奶奶曹氏老夫人，也把这个侄儿看作曹门“不肖之子”，不想理睬。可是这对新婚夫妇回到天桥左近曹家老宅子，跟弟弟曹敬两口儿和小侄子住在一起，一时生活无着。何德儒看在已故盟兄和妻舅的面子上，帮内侄在当年刚开办的“五城学堂”谋个教书的职位。这所新学堂设在琉璃厂北边义塾旧址。学生免收食宿书费，课程有算术、物理、化学、汉文、历史、地理、英文等。曹辉在日本留学所学得的知识，都能用上了。

另外何家还帮郑安跟环子在大正月就成了亲。这也算得上紧锣密鼓，不歇气儿了。

年前腊八那天大清早吃完腊八粥，员子厚就冒着漫天风雪，套车送妹妹环子上北京城里。他们在石成坟前碰上了马富和马得福父子二人骑马进城。于是四个人就在冰天雪地里直奔齐化门。这场大风雪真够邪乎，狂风怒吼，好似鬼哭狼嚎一般，纷纷扬扬的大雪片儿被卷得铺天盖地，简直成了混沌世界。直到进了齐化门，雪才显得小点儿了，好像让大厚城墙挡住了似的。到了王府井左近何府门口儿，四人停车下马，才喘了口气儿。

头一个来开大门的正是郑安，好像这小伙子等在院里听动静似的。接着张妈也出来了，一把拉住环子就往院里走，还不断给她拍掸身上的雪花儿，可是那雪像冻在衣服上似的。施氏少奶奶隔窗看见这俩人，就拿着布掸子和扫炕笤帚出来，在廊子下边帮助环子弄掉身上积下的一层冰雪。郑安先迎进马家父子，又帮助员子厚卸车拉马。马家父子一进院子，何家父子就迎出客厅，在走廊上张罗给两位客人掸雪。

大伙儿进了客厅，彼此又寒暄一阵儿。环子拜见了曹氏老太太。老太太拉住她冰凉的手，心疼地说：幸亏没带小石头来，不然，

会冻病的。环子告诉老太太：哥哥和嫂子把小石头留下了。舅妈乐意管外甥。等到环子拜过东家老两口儿和小两口儿，就由张妈把她接回下房去换干衣服了。曹氏老太太这才问那坐在身旁的干儿子，是怎么回事儿。马得福回答说：员子厚两口子要把小石头留在乡下养大，不愿小孩子跟娘改嫁上别人家，怕非得改成他姓不行。

何永听了，就搭茬儿说：小孩子由亲娘舅家抚养，环子就能改嫁到郑安家。那郑家老太太再没话说，郑安跟环子眼下就能订亲办事了。虽说这像是两个媒人商量寡妇改嫁的事儿，可是何永冲着马得福说话，两眼倒望着老爹何德儒。这会儿马富倒先开口说：趁着环子亲哥哥员子厚在这儿，先商量订亲，合八字，写小帖儿，再择日子办喜事儿。最后何家老爷子才吐口儿说：寡妇改嫁，外人也拦不住。不过改嫁的寡妇再不能在何府干活儿，改嫁那天也不准从何家上轿。至于合八字儿、写小帖儿、择日子那套事儿，求一下曹敬就办妥了。

这时候厨子和郑安来摆桌，端上酒、菜、饭，请马家父子用餐。员家兄妹在厨房吃了。吃过饭后，马得福张罗送何德儒上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的外务部，再捎脚儿，带何永上善后协巡总局。三个人坐车先走了。然后曹氏老太太吩咐张妈唤来郑安和员子厚，开门见山就提环子改嫁到郑家的事儿。张妈在旁帮腔，显出那张媒人快嘴儿的本事来。看样子，郑安像是已经知道了员子厚两口子收养了小石头的事儿，准是环子在厨房偷着跟他说过了。郑安心里有谱儿，先开口说：这回老娘准说行。员子厚也慢条斯理地说：环子乐意，哥哥由着妹妹自个儿做主。这样，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马富对郑安和员子厚说：合八字儿、写小帖儿、择日子那类事儿，求曹敬就能办成。他让员子厚套车，送自己回“忠义祥”，郑安也可搭车同去，求曹家少爷来帮忙，捎脚儿就带回何府来了。

员子厚赶车，跟郑安一块儿，把马富送到前门外“忠义祥”。一路上大车轧着老厚的积雪。马富进了账房，先把郑安和环子要订亲的事儿跟曹敬说了，还托他帮忙。等到郑安进来，作揖请曹少爷帮忙。曹敬立刻起身，坐上员子厚赶的马车，不一会儿就到了何府。

曹氏老太太早在客厅里备下黄历和笔、墨、纸、砚，曹敬跟姑姑见过礼，就坐下来。他先打开黄历，给郑安和环子合八字儿。这两个年轻人报了出生年、月、日、时辰：郑安属猴，十八岁；环子属蛇，二十一岁，比他大三岁。曹敬写下来，掰着手指算了算，才说：俩人八字儿相合，不相克。接着曹敬就该写小帖儿了。张妈自告奋勇，到胡同口儿纸店买回“龙凤帖儿”，这媒人也真忙活。曹敬把两份红纸折子写好，交给了郑安和员子厚。最后曹敬翻着黄历择日子说：一过年儿，正月十六是“黄道吉日”，就能办喜事儿了。曹氏老太太跟娘家侄儿说：老爷子不准环子从何府上轿，因为寡妇改嫁有伤风化，怕人家背后议论。曹敬怕大伙儿为难，立刻揽过来，答应让环子到曹宅去上轿。郑安跟员家兄妹过来，给曹家少爷道谢。员子厚张罗套车送这位少爷，曹敬却说自己蹣跚回家。

员子厚想趁太阳落山前出东直门，环子跟郑安送他到何府大门口儿。郑安告假回家，给老娘送“小帖儿”，顺路搭这辆车到北新桥。员子厚又老实又厚道，郑安又仁义又机灵，郎舅二人倒挺合得来。

郑安回到积水潭家中，天已黑，老娘在屋里，都掌灯了。郑安兴冲冲地把那份红纸折子“小帖儿”递给老娘。老太太凑近灯光瞧了瞧，却不认字儿。儿子讲了环子的生辰年、月、日和属相，还说小石头由舅舅家留下抚养，不跟他娘过来。老娘也就把心上那块石头放下了，反倒说了句：做娘的也怪可怜的！接着她又嘱咐儿子：就说那是何府的“使唤丫头”，可别说是“奶妈”。郑安领会老

娘的意思,还是要把儿媳妇说成是“黄花闺女”。老太太摸黑儿在墙旮旯那箱子底儿上掏了半天,才拿出个稀罕物件儿,给了儿子。郑安凑到灯下,才看出这硬邦邦的小圈儿是银戒指。老娘告诉儿子说:这是爹妈成亲时爷爷奶奶送的,没舍得戴,放在箱底儿,成了“传家宝”。这回可以送给女方,就算“放定”。郑安心里热乎乎的。老娘说儿子像是“吃了蜜蜂儿屎”。

第二天郑安带着银戒指,离开了老娘。走过鼓楼前首饰店,他又进去买了只包金的手镯儿和一副银耳坠儿,又回到王府井何府去了。

他马上去找媒婆张妈,让她把这三件礼品送给环子,算是“放定”。就是说,这才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经八百儿地“订亲”了。张妈一阵风儿似的,回到下房,把“定礼”交给了环子。她的眼圈儿都红了,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又喜又悲。张妈替她出主意说,给郑安买顶帽子作“定礼”。于是两人找老太太告假,到王府井帽店买了顶“红疙瘩”的“瓜皮小帽”,送给郑安“放定”。这样,订亲的事儿就算办妥了,也不用像大户人家那样送多少金银首饰、四季衣裳、靴帽文具、各样食品了。

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员子厚又赶车从天石镇来到了何府。这回员子厚和环子兄妹两人才可以在客厅里吃晌午饭,曹氏老太太和施氏少奶奶招待,郑安和张妈作陪,算是送环子走了。饭后老太太送了一根包金的银簪子,少奶奶送了一副镶假宝石的耳环,算给环子出聘填箱子的。婆媳俩还送环子到了大门外,彼此都洒下热泪,连陪环子上曹宅的大媒张妈都直抹眼泪儿。员子厚不动声色地扬鞭赶车,郑安跟在车后,出胡同去了。

四位坐车先奔地安门。前两天张妈陪着环子,由郑安带路,就在后门桥旁家具店里订购了一座梳妆台。今儿个得先往郑家“送嫁妆”,再去天桥曹宅。大车赶到后门桥旁家具店门脸儿,有伙计

帮忙,将那买妥的梳妆台搬上大车。“送嫁妆”由女方哥哥出面,媒人张妈陪着,郑安坐车带路。环子就等在家具店,一直得等到他们“送嫁妆”回来,再捎上她去天桥曹宅。

从后门桥到积水潭不算太远,不大会儿,大车就把嫁妆拉到了郑安家小院门前。郑家老太太开门迎接,跟员子厚和张妈互道大喜。而后两条汉子就将梳妆台搬进了屋里。大伙儿瞧着这间洞房新糊的顶棚和窗户,四白落地。炕上放好两床新棉被,媒婆张妈伸手摸了摸,棉被角上缝进了枣儿、栗子、花生这些喜果。原是取个吉利:早生贵子,要“立子”,还要“花生”,有儿有女才好。张妈瞧着笑得合不上嘴的郑安,打开了话匣子,跟郑老太太聊起来,说自己在何家干了一辈子,在何府所有使唤人里边,就瞧得上乖小子郑安和好心眼儿的环子。以后老太太就瞎等着享福吧。郑老太太也挺乐和,张罗做饭待客,吃四个盘儿打卤面。员子厚张罗要赶车走,老太太怕“新亲”不吃饭会让人家笑话,那只好吃完饭再走。

等到员子厚赶着大车,拉上张妈,来到家具店门前找到了环子,天已全黑了。环子急得够戗,又冷又饿,就算后门到鼓楼一带的花灯再好看,也没心思瞧了。员子厚赶车,拉上环子和张妈,穿过逛灯的人群,从后门到前门,终于来到了天桥曹宅。曹敬两口儿招待三位在灯节晚上吃元宵,安排张妈陪环子住进了厢房。员子厚道过谢,就把大车赶进了天桥一家大车店,住下了。

第二天大清早儿,郑安前几天雇好的一顶四抬花轿就来到积水潭郑家门口儿,再加上四面大鼓和几对牛角灯,全由轿子房来一群人支应着。不大会儿,媒人何永跟马得福两人也骑马来了。郑安同老娘跟二大爷一块儿迎出来。两位媒人作揖道喜,郑老太太忙不迭地还礼。接着郑安头一天订下的骡车也赶到了门口儿。郑老太太隔墙喊了一声,邻居五婶带着儿子淘气儿也过来了。

五婶是“娶亲太太”,淘气儿这小子是“提溜茶壶的”。母子俩

坐上骡车，跟花轿去娶亲。

四面大鼓一齐敲响，四个抬轿子的过来，花轿上肩，几对打牛角灯的在前边带路。娶亲的仪仗一动，招来好多看热闹的人。这仪仗一路敲敲打打，直奔德胜门。后边是“娶亲太太”坐的骡车，还有两位骑马的媒人跟着。从积水潭郑家到天桥曹宅，不下十里路，花轿前四面大鼓也是打打停停，到热闹的街口儿就敲打一阵子。这样穿过正月十六灯节期间熙熙攘攘的一条条大街，上十里路走了足有一个多时辰。

花轿到了曹宅，敲打了好一阵子，曹敬才把何永和马得福迎进了院里。花轿到院里落轿。“娶亲太太”五婶带着儿子淘气儿，由媒人张妈引着，进了厢房。环子大清早儿起来，由曹家孙氏少奶奶和张妈帮助打扮起来，妆新的戒指、包金的银簪儿、银手镯、包金耳环都用上了。“娶亲太太”五婶进屋就夸新娘子俊。媒人张妈跟着夸：不只人长得俊，心眼儿更好，心灵手巧，当奶妈把孙少爷哄得像亲儿子对亲妈那么黏糊。曹家少奶奶进来，招呼新人上轿。于是张妈给环子胸前放了一块铜镜，蒙上红盖头，同五婶一块儿，搀新人上轿。院里鼓声震天响，还挤进了不少瞧热闹的街坊邻居。

轿子抬出曹宅，员子厚套车等在门口儿，媒人张妈爬上车去，当“送亲太太”，随轿子上郑家去。这么一来，轿子后面又多了一辆“送亲”的大车。这回轿子里坐上新娘子，走得更慢，大鼓还是打打停停，来回二十里地，也真累得够钱。媒人何永应许多给酒钱，这顶轿子过了德胜门脸儿，四面大鼓才玩儿命敲，一直到积水潭郑家门口儿。这一阵子可真是好不风光啊！

花轿抬到郑家小院里才落轿，瞧娶媳妇的街坊邻居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连墙头上都趴着瞧热闹的小孩儿。郑安穿着里外三新的棉衣裳，外罩大棉袍，头戴“放定”的那顶红疙瘩的黑瓜皮小帽，由老娘引出堂屋门儿来。照老娘的指点，郑安拿起门口备好的

鞍子，放在花轿跟前，再接过二大爷递过的一张弓和三支箭，比画着对轿子射去。然后“娶亲太太”五婶和“送亲太太”张妈前去打开轿帘儿，从两边搀扶那蒙着红盖头的新娘下轿。

环子蒙着盖头，在轿子里晃动了一个多时辰，也不大是滋味儿。她不由得回想起四年前在老家天石镇头一回坐轿子，在天石镇街里绕个圈儿，不一会儿就到了马家场房小屋，由石成揭下了盖头。上轿的头天晚上张妈给她讲，城里下轿要迈过鞍子，才会“步步平安”，一听“送亲太太”的话就得迈步。还有各种“妈妈论儿”，张妈一直说到半夜。可是眼下环子下轿一走神儿，虽说“送亲太太”不断喊：“迈！迈！迈！”“娶亲太太”一直叨念：“步步平安！”“岁岁平安！”新娘却没有迈过“鞍子”，却一脚踢到鞍子上，张妈和五婶一柳劲儿，把环子拉过鞍子去了。郑家老太太看在眼里：新媳妇犯了“忌讳”，老娘心里也腻歪。

接着新娘子让那两位娘儿们搀到香案前，马得福和二大爷也把新郎官搀过来。由何永当“大赞”喊：“拜天地！”“拜祖宗！”“拜高堂！”这才把郑家老太太拜得美滋滋的了。最后才是“夫妻对拜”。这样，“拜天地”的仪式才算完了，大伙儿就把一对新人儿送进了洞房。

大伙儿把两位新人推到炕上。郑安伸手揭下了环子脸上的红盖头，这叫“落脸”。于是郑安才看见新媳妇那张俊俏的脸儿，环子也看到了这间小屋糊得挺亮堂，洞房炕角上还撒上栗子、花生、红枣一类喜果，都是取吉利儿。五婶和张妈送来一对儿用红绳拴住把儿的酒盅，斟上酒，让新郎和新娘先各喝半盅，再交换过来，各把剩下的半盅儿喝光，叫做“喝交杯酒”。接着郑老太太和二大爷送来煮饺子和煮面，又该吃“子孙饽饽”、“长寿面”了，求得多子多孙、长命百岁。新郎和新娘吃煮饺子，郑老太太让淘气儿大声问：“生不生？”环子刚吃一口半生不熟的饺子，大概是老娘怕“不生”，

刚开锅就捞上来，再生也不能吐出来啊。环子照老例儿回答：“生！”郑安嚼着饺子皮儿带白茬儿的半生馅儿的饺子，含含糊糊地说：“生！”郑老太太急了，对着儿子喊：“小安子！生不生？”郑安慌忙点头儿，连声儿回答：“妈！生！妈！生！”大伙儿都给逗笑了。可见老娘多么急着抱孙子啊。

而后就该吃喜酒了。新娘的亲哥哥员子厚这位“新亲”，加上两位大媒，还有“送亲太太”，外加“娶亲太太”带上儿子，都挤在郑家老太太屋里那张小炕桌上，由二大爷作陪。郑家老太太带上两位新人忙着敬酒待客。席面儿是八个碟儿打卤面。吃过喜酒，员子厚就张罗套车，当天后半晌要“接回门”。照规矩该回新媳妇的娘家，眼下还得借天桥曹宅办这事儿。大伙儿送走了员子厚赶的那辆捎上郑安和环子的“接回门”的大车，何永和马得福两位媒人跟张妈也走了。隔壁五婶带上儿子淘气儿也回家了。家里就剩下二大爷帮老太太收拾家伙，二大爷提起：五婶回来叨咕，听张妈说，新媳妇是在何府喂孙少爷奶的“奶妈”。郑家老太太不由得脸一沉，反问一句：“哪个嚼舌根子？”虽说她也没说，“新媳妇”是“使唤丫头”，还是“奶妈”，却弄得二大爷不好再问了。

傍晚员子厚又赶着大车把一对儿新人送回郑家来了。这回“接回门”又到曹宅，由曹敬公母俩陪着吃了后晌饭。郑家老太太一再留客，员子厚连烟也没抽，水也没喝，就赶着车出德胜门，到关厢一家大车店歇了。现而今员子厚总算松了一口气儿。

他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环子改嫁的事儿办了。可是自家媳妇珍子就替死去的石成打抱不平，大舅子关二壮也一样气儿不顺。马富家婆媳俩知道环子改嫁，也都七嘴八舌。再说，纸里包不住火，过年前后，这桩寡妇改嫁的事儿倒成了天石镇和崔关庄的“话把儿”。好在环子一直没再回村，没有“面对面”，不过是背后一片说三道四罢了。

以后每年都有这么几回，由员子厚赶车，拉上珍子，抱着小石头，进城里来，到积水潭郑家“串亲戚”。小石头在天石镇员家长大，自然就管珍子叫“妈”，却管员子厚叫“舅舅”，见了环子也叫“妈”。这可真是叫得做娘的心疼，环子不由得想起小石头的亲爹石成来。郑家老太太一见员家来车串亲戚，街坊四邻一打听，就告诉人家：小石头是员家的孩子，该管环子叫“姑姑”。这反倒勾起三姑二大妈这些人的好奇心，就找当年的“娶亲太太”五婶去问底细。这样一来，个个心里明白了，却装着糊涂，不在郑家老太太面前说穿。

每来一次，郑家老太太虽不愿小石头在街坊面前多露面，可是瞧着这虎头虎脑的小子又眼儿热，就盼自己也早点得个这样的亲孙子。虽说郑安跟环子入洞房那天，郑家老太太亲口问得儿子直喊：“生！生！生！”可是却没见儿媳妇怀孩子。老太太心里也不好怨她，人家明明生过这么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呀。老娘只好去催儿子，郑安先是笑嘻嘻地不言语声儿，后来见老娘催急了，郑安就劝说：“您甬急！”老太太倒火了，竟大声叱打儿子：“我还能不急！过两年再抱不上孙子，就该合眼儿了！我怎么跟你那死鬼爹去交代？”

眼看郑安跟环子成亲都快一年了，还没生孩子，郑家老太太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得刚过年儿就上齐化门外东岳庙去烧香，说是大正月“套娃娃”求孩子最灵。这位老太太真信：心诚则灵。先吃斋三天，再从积水潭家里往东，走了一个多时辰，才走到神路街口儿那有名的东岳庙。街口儿北边偏殿是“十八殿”，专管人死后到阴间要受的审判。西大殿供的是子孙娘娘，专管人间生儿育女，善男信女就能在那里套泥娃娃来“求后”了。

这大庙香火顶盛，善男信女，进进出出，简直要踢破庙门槛儿。郑家老太太在庙门口儿请了几股高香，从庙门儿两边“香亭”磕

起,每走一步,就磕一次头,直磕到各殿里。老人家每回都在“十八殿”待得最久,仔细看殿中各种泥胎像和墙上画像。原来地狱这么可怕!在阳间干坏事,到阴间都得得到报应:心眼儿坏的,要剜心;偷东西的,要砍手;偷看不该看的东西的,要剜眼;说坏话的,要割舌头;不孝的,要让小鬼用钢叉挑起来,扔进滚烫的油锅里,就是“下油锅”了。郑老太太更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一切全报。这回老人家还要到子孙娘娘殿里烧香“求后”。这位娘娘那泥胎神像前摆满一大片泥娃娃,据说求生孩子的善男信女用绳子套住娃娃带回家,就能生小孩了。郑家老太太烧香磕头之后,来到那片泥娃娃跟前。她听说合上眼套顶灵,就闭着眼套上一个泥娃娃,睁开眼一瞧,竟是个梳小辫儿带刘海儿的女娃娃。这当然不准换,再说刚看过各殿那套“因果报应”,对神要诚,更得“认命”了。郑家老太太给了旁边那看泥娃娃的人布施,满肚子不高兴,抱着那套上的女娃娃回家了。

郑家老太太一进门儿,直奔儿子和媳妇房里,郑重其事地把套来的泥娃娃放在靠墙的梳妆台上,还嘱咐媳妇要细心保着泥娃娃,求得生个儿子。果不其然,儿媳妇春天就有身孕了。老太太乐得合不上嘴儿,只是不放心生男还是生女。在她心里,抱上孙子才算“家门有后”。冬天儿媳妇临产,郑安请来了一位家住不远的老娘婆收生。老娘也跟着转来转去,忙前忙后。终于“哇”的一声,婴儿落生。老娘婆连说:“给奶奶道喜!一位千金!”老太太却望了望生孩子弄得精疲力尽的儿媳妇,叹口气说:“赔钱货!长大得出聘,还不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老娘婆劝她,先生孙女,再生孙子,姐姐好来哄弟弟。郑家老太太好像心眼儿有点儿活动了,又说了句:“那这丫头就叫‘招弟’吧!”

郑安和环子倒挺喜欢这个闺女,招弟这小丫头也真惹人疼。老太太一直盼着“招弟”招来个弟弟,可是一晃儿又过年了,郑家

老太太大正月又想上白云观去“套娃娃”。这回她走到了西直门，就累得走不动了，雇了一头小毛驴儿，由赶脚的轰着，直奔西便门外白云观。

一路上，逛庙的人真多，走路的，骑驴的，坐车的，坐轿的，挤满道儿上。这座有名的道观里更是挤满了善男信女，“打金钱眼”的地方都挤不过去。郑家老太太来道观烧香，不为“求财”，只想“求后”，求个孙子接续郑家香火。她到每层大殿都烧香磕头，最后到了那管“求子”的天尊跟前，跪下烧香，祷告“求后”，还许愿得孙子就来给天尊挂锦衣。这回她不再合眼，却瞪大眼睛，从那一大片泥娃娃当中，挑了一个秃小子，用绳套起来。有个看着泥娃娃的老道过来，她给了布施。那老道念了声：“无量佛！”就送她捧着套上的泥娃娃走了。郑家老太太带着那套来的泥娃娃，再也无心逛庙，挤过人群，来到了白云观门前。她雇了脚驴子，由赶脚的一直送到了积水潭家门口儿。

老太太进了家门儿，先把套来的泥娃娃放在灶王爷的神龛上，叫儿媳妇一起，给灶王爷烧香磕头。她指着套来的泥娃娃，虔诚地跟儿媳妇说：这是白云观的仙童儿，就该来咱们家了。晚上儿子从何府回家，老太太也让他到灶王爷神龛跟前磕头，祷告仙童儿早到家来。说来也怪，不久眼看儿媳妇肚子越来越大，身子越来越沉，身孕越来越显。郑家老太太喜欢得不知怎么才好，一心只盼仙童儿早到。

中秋节刚过，儿媳妇就要临产了。郑老太太忙前忙后，帮助老娘婆给儿媳妇接生。终于“哇”一声哭，婴儿落生了。老娘婆高声儿说：“给奶奶道喜！这可是个大胖孙子！”郑老太太喜得颠三倒四，瞧着刚落生的赤条精光的小孙儿说：“仙童儿来家了！就叫‘仙童儿’吧！”虽说老娘婆清楚：“怀胎十月”，产妇明明是头年冬天怀孕的。郑安和环子更是心里明镜儿似的。可是老太太却顾不

得许多，咬定小孙儿是“仙童转世”，就是自己今年大正月从白云观套来的娃娃。她忙不迭地给灶王爷烧香磕头，把神龛里那个套来的泥娃娃也送进儿媳的“月房屋”去了。

“仙童儿”过“百日”那天，郑老太太还在灶王爷神龛前烧香磕头，祷告过年正月就上白云观“还愿”。谁也没想到，这位奔波劳碌一世的老人一进腊月门儿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心痛难忍，越来越厉害，眼看就不行了。每天老太太都叫儿媳把“仙童儿”抱来自己跟前。小孩儿刚会“呀呀”发声，老太太却能听出小孙子叫“奶奶”，连声答应，真像到了“天堂”一般。她一再嘱咐儿子和媳妇：过年正月非得上白云观“还愿”，给天尊挂条锦缎，不然，怕天尊把“仙童儿”招走了。老太太到底没熬过年儿就咽了气，离开了那费尽心才拉扯成人的儿子，总算留下小孙子“仙童儿”接续郑家香火，老人也该放心闭眼了。

可是一过年，到了正月，郑安和环子并没去白云观“还愿”，天尊倒也没招走“仙童儿”，连小孩子的小名“仙童儿”好像也有点儿拗嘴，爹妈干脆管儿子改叫“童儿”。亲戚朋友和街坊四邻自然也把“套娃娃”套回“仙童儿”那桩事儿淡忘了。

这回一过年到正月，员子厚照老例儿套车送小石头来北京城里拜年，郑家老太太的后事都办完了。只是郑家小院儿门口儿没贴红对子，那就是说，郑家老人去世要“服丧”。郑安招待了大舅子。环子改嫁到郑家都好几年了，送走了老婆婆，也熬得能拿主意了，就跟丈夫商量，要留小石头在城里住些日子，郑安也点头儿了。这公母俩本来也没想瞒什么，再说亲戚朋友和街坊四邻都明白小石头是环子亲生儿子，不过装傻来哄郑家老太太罢了。小石头听妈妈和舅舅二人告诉他留在城里住下，也挺乐意，马上抱着小弟弟童儿，带上小妹妹招弟，一块儿上积水潭，下到冻冰的河里，打出溜儿玩儿去了。

员子厚这回带外甥进城拜年,还想商量一件事儿:东家马富请好一位老秀才来教“家馆”,给孙儿马端“开蒙”。这孩子虚岁七岁,比小石头还小几个月。员子厚想让小石头也上马家大院的“家馆”念点儿书,跟马家孙少爷马端搭个伴儿。马富跟马得福都点了头。只是要送教“家馆”的老秀才多少钱,还得进城来商量。郑家公母俩都说小石头该念点儿书,不能总打草、放猪,大字不识。郑安挺开通,还答应给小石头出这笔孝敬老师的钱。

员子厚同妹夫郑安商量过后,更觉得该供小石头念书。过了好半天,小石头抱着童儿,拉着招弟,才从积水潭回家来了。招弟还得意地讲了这个又愣又横的小石头哥哥护着弟弟和妹妹的事儿。刚才他们仨人来到了积水潭边上,小石头抱着童儿,拉着招弟,下去打出溜儿。招弟突然摔倒了。有个淘气小子拍巴掌唱那小孩儿们都会的歌谣:“小丫头片儿,上河沿儿,打出溜儿,摔屁股蛋儿!”小石头一瞧那小子幸灾乐祸地“犯嘎”,气得把童儿和招弟带上岸去,转身朝那小子扑过去。那小子瞧他扑来就怕了,扭头就蹿,竟摔个“仰巴叉”。小石头反倒站住了,啐了口吐沫,骂了句:“该!该!报应!”他又到岸上招弟兄跟前来抱童儿。那小子回骂一句:“该!该!不解狗恨!”说完,蹿上岸去,一溜烟儿似的跑了。那些打出溜儿的孩子瞧着这场争斗挺乐和,都服了小石头这乡下愣小子。

这会儿大人们听完,也乐了。全家吃完晌午饭,员子厚就要赶车回天石镇去。环子抱着童儿,带着招弟和小石头,一直把哥哥员子厚送到德胜门里,还在路口一家杂货铺买了一个果匣和一大包柿霜糖,放在车上,让哥哥带回老家,送给嫂子。